葉文莊公奏議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五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稾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糾劾事嘗謂官資貴顯乃法禁之所先罪惡貫盈實刑章之不宥切照中軍都督府右都督楊俊器非重厚德本凶邪素乏鷹揚之名幸際龍飛之運高爵連封于父于世官旁及于弟兄恩寵莫倫光榮罕比乃楊俊不思補報敢爾怙終暴橫寘頑而權豪以自居强梁跋扈而法度

之罔顧貪財好名靡所不爲害軍毒民何所不
至自用大棍則指揮單禎等之被辱無辜懐挾
私讐則都指揮陶忠之死非其罪舞術弄智矜
已驕人交結威權而拜奸臣王振爲親父蔑視
同列而待朱謙紀廣如嬰兒心已同于鴟鴞行
不異于豺狗致被陶忠妻男奏告發露隨經各
該軍伴結證詳明况有交通奸惡之情以及結
交胡虜之意總督等官既交章而陳奏巡撫等
官復體勘以相同似此不道不忠論法豈宜容
恕再照楊俊先守獨石等處其惡不可勝言牛

馬成群莊田彌望私役軍士知幾百千掊取金
銀動以萬計下人之膏血竭盡邊方之備禦何
存一旦逆賊犯邊輙棄十一城堡倉厫蓄積委
之而逃軍民家資乘機肆掠以至喪師失律辱
國陷君求厥罪尤殺戮非過後蒙
皇上念其因人成事之微勞加以都督叅將之重任
乃復擅自調裏永寧軍馬又令砌塞邊境城池
欺天欺人有非一日作威作福何止一端給事
中金達劾之于前奉御黃整言之于後俱蒙
皇上宏天地之大德廣山海之包容今猶不務改悛

以贖前罪仍復驕縱打死將臣跡其所爲死有
餘罪昨因伊父楊洪陳其過惡　欽取到京　臣
等切聞怙終賊刑著之舜典除惡務本載之周
書況刑罰之行勸懲所係恩威之下予奪斯嚴
威必加于小人然後可以愜公論罰必先于權
貴然后足以服人心今楊俊受恩孤恩得寵怙
寵貴顯已極罪惡彌深此而不誅何以示戒合
將楊俊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人臣稔惡不
悛之戒謹具奏

景泰元年五月初二日

題爲用人事先該巡撫大同宣府副都御史羅亨
信等薦送到山西汶水縣民人霍寅并本人所
著八陣圖說隨具本差人伴送正統十四年九
月十五日該通政司奏奉
聖旨該部同武清伯考試來說欽此經今月餘未見
定奪臣等訪之輿論霍寅謀識優長才堪御衆
且其所陳戰車之說實有可行盛名之下恐無
虛士臣切惟今日多事之際　朝廷累降
詔旨招徠異才未見其人有如霍寅倘蒙采錄則海
内豪傑之士抱負忠義卓有才能其過于寅者

豈有不至者乎乞　勑兵部會官將霍寅公同
審驗如果可用伏乞
聖斷授以職事或令于緊急去處叅贊謀議或令統
軍禦賊責其成功庶可無遺才之嘆且有以來
天下之賢謹題
景泰元年五月初八日
題爲陳言事該兵部掌部事少保兼本部尚書
于謙等題前事禮科抄出山西道監察御史胡
端題一件委良將以肅軍令葢將必得人而貴
乎嚴兵不在冗而貴乎精臣觀巡撫山西右副

都御史朱鑑所奏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若軍令不嚴練習無法雖稱百萬何益之有爲之守城不過食糧互相欺詐而已用之禦寇不過追走自相蹂殺而已訪得大同見有都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
勑文武大臣從長討議將沿邊渾朔等州山縣各委都指揮一員統領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就彼操備各守地方其敢勇當先斬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臨陣先退者許令便宜殺罰以警軍心以肅兵威此言誠有可取伏望

皇上俯納其言舉而行之本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查得先該朱鑑題前因本
部爲照刑罰者　朝廷之典威福者
天子之柄若各州縣守備都指揮俱各自專刑罰則
是威福恣肆權移于下誠恐賞不及于有功刑
不加于有罪徒沮士氣反致壞事合行大同總
鎮叅將等官定襄伯郭登等如遇率領官軍人
等勦殺賊寇將有功之人逐一明白具奏照例
陞賞其臨陣退縮在逃者就于軍前照例軍法
處治若不係臨陣之時不許擅作威福務俾賞

罰兩得其中士氣不致撓沮本部官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今御史胡端又奏朱鑑所言可取要乞便宜壍賞殺罰雖為有理然臣等切詳太阿之柄不可倒持賞罰之令不可下移夫刑罰出于　朝廷者處其常勸懲出于主將者用其權朱鑑所言欲使各州縣守備都指揮俱專生殺而不止于大將則是威福下移而啟擅專之端事勢不一而生覬覦之患況今天下多事之時正當明君臣之大義嚴賞罰之號令豈可使威福皆不出于　朝廷哉茲之事体

尤爲不可況本部已有前項奏奉欽依事理
難以准行至于
命大將統大軍出征之時賞罰之權固不可以不重
亦要臨時具奏請
勑施行本部官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生殺予奪出于朝廷將士臨陣賞罰一時權宜
無事之時不許擅專今御史胡端奏要堅賞殺罰
與人自專其言未當還着六科看了來說欽此欽
遵臣等切惟爵賞刑罰乃天子之大權生殺予
奪非臣下所敢預今御史胡端智不逮此止知

賞罰深以收人心號令可以一衆志所奏與賞
殺罰假之將臣一節誠爲學識寡陋詞語迷謬
志雖在于進言事未合乎至理所據胡端合當
問罪謹題
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題爲糾劾事該都御史陳鎰等將推問司禮監太
監金英家人李慶等奸惡情繇議擬具題節該
奉
聖旨這本還着六科參詳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
切照太監金英處權豪勢要之地當惡稔罪盈

之時事雖發于家人咎必歸于亢悲督負斯責
顯戮難逃及照左都御史陳鎰王文縱惡長奸
畏權避勢置元惡而不問承
君命而不忠厥罪惟均實難容恕并該河南道監察
御史及首領官宋琛張愚等俱合拏問以彰至
公臣等欲于景泰元年六月十五日早大班該
奏謹題
景泰元年六月廿四日
題為懷奸方命等事先該巡撫大同宣府左副都
御史羅亨信具奏年老不能整理邊務糧儲衆

將監察御史任寧特陞右僉都御史費
勅代替巡撫去後續該兵部奏　准請
勅任寧就行叅贊武清侯石亨巡邊軍務事畢石亨
回京之日任寧仍依　勅巡撫大同宣府又該
戶部奏　准任寧陞官領　勅專爲代替羅亨
信巡撫今石亨奏要同伊回京一節合令遵依
前勅就彼巡撫整理邊儲豈任寧不遵原奉
勅書及節次奏　准事理止憑照會徑自隨同石亨
回京乃敢自稱大同等處實難巡撫依文回京
候胡寇寧息之日仍依前　勅巡撫等項詞語

皇上既已洞見其懷奸不忍加之以重罪景泰元年

題知

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便着他去欽此欽遵經今一月其任寧公然逗遛不行前去臣等切惟任寧本以麤才驟膺重任正當憂兢夙夜圖報國恩何期大肆奸欺敢方君命石亨之照會假托奉行 朝廷之 勅旨公然背逆勤勞罔效叅贊無功石亨具奏要同回京夤緣之情已著自稱大同實難巡撫專擅之跡難容必待寧息之方行意存跋扈有事

邊方而不進律合避難不令其回而自回旣速
之去而不去懷奸挾詐罔上欺天是致衰邁老
臣徒懸更代之望邊儲急務久缺綜理之人況
今三邊多故之秋正庶官用命之日方命若此
何以使人此而不誅何以示警合將任寍拿送
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懷奸方命之戒另選
忠實剛果大臣一員巡撫宣大誠爲允當臣等
欲于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早大班劾奏謹

具題

知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日

題奏爲懷奸方命等事嘗謂懷奸不忠者人臣之大惡方命不恭者國典之嚴條罪惡既明章條必正切照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寧拘拘小器碌碌非才驟擢都憲之美官謬當巡撫之重寄所宜憂兢夙夜圖報國恩何期大肆奸欺敢方君命曩因都御史羅亨信之年老命任寧以巡撫邊方後因武清侯石亨之巡邊命任寧以叅贊軍務巡撫乃其職守叅贊出于權宜

勑書既巳昭彰臣子自當遵守乃任寧因見大同警

急輙便自要回京　朝廷之　勑書故行背逆
總兵之照會假托奉行石亨爲之上言貪緣可
見戶部叅詳不允　詔書已行乃敢倔强還朝
况且支吾具奏自稱大同實難廵撫待後寧息
方可啟程似此狂妄益見擅專
皇上日月明照雖洞見其懷奸天地仁慈復不忍于
加罪促之前去冀益前愆任寧不此之思又復
孤恩怙寵公然朝謁全無一事可爲故爾逗遛
延今彌月之久跡其罪惡今已貫盈凡在臣僚
孰不疑駭臣等切詳任寧懷奸挾詐罔上欺天

示令其回而自回既速之去又不去跋扈不道
既已如斯叅贊無功又何足責是致邊儲缺綜
理之人老臣切更代之望妨賢悞事罪不容誅
况今三邊多事之秋正庶官用命之日方命若
此何以使人此特不誅何以示戒合將任禮拿
送法司明正其罪仍乞另選忠實剛果大臣一
員巡撫大同宣府庶使臣僚有警邊境無虞謹
具奏　聞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題爲操備緊要事訪得在京軍職官員多有弟男

子孫空閑在家者其中有素習弓馬志于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于遊蕩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詳官舍出自將家多係應襲之數操練乃其本等况今聲息緊急京師守備爲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爲隨軍赴敵之資亦可爲上城守備之用較之去年急用民夫人匠實爲遠勝乞　勑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男子侄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之人或甥婿等項及年未及二

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各從實開報并行五城兵馬司排門挨究不許隱漏捏故作弊事發一體治罪挨報至日陸續送赴總督軍務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點選除軟弱不堪外其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隨軍操練遇警聽候守城把門潮用于中有願隨軍殺賊者聽有功一體陞賞仍與計議每月量支口糧庶使貧窘者樂于効力其隨軍操練及關支口粮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

請定奪則官舍不至閑曠警急不至乏人謹題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題爲明刑必罰等事該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將

爲事都督等官宮聚王喜張斌等開陳情犯乞

量復職事等因具題奉

聖旨宮聚王喜張斌情犯深重論罪本饒不得如今

用人之際且都饒他降做指揮僉事着在營操練

遇警調用待有功時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照得宮聚等俱係　朝廷將臣叨受邊方委托

孤恩負國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悞軍機

或貪淫酷暴而累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

數內宮聚害軍殃民甯師玩寇括索金銀器皿
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蠻夷
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被其
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欽惟
皇上明斷雖曲宥斬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
所鎮撫尚被囚繫其宮聚刑部追贓完結明正
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恪遵
祖訓示操縱以收繫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妄奏
前因熒惑
天聽臣等切詳貪淫酷暴罪猶止于一身激變失機

禍將見于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
尚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尚無可用之理況
其無謀無勇人所共知王騏累次奏詞㫁然具
在再照　國家多事固急于用人恩威所臨尤
嚴于賞罰威不可以徒行必威行于一人而千
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于一人而千萬
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
令必行事功易立醜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
立致矣伏望
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次該衙

門奏奉　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於
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舉濁之私心歸怨于人歛恩于已數內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李賡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
門亦嘗劾奏
聖恩寛大尚緩誅夷今又同流合汚以類相聚輒敢矇朧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拿問
臣等至愚職居言路當四郊未寧將臣用命正

信賞必罰之時勸懲所關事非細故不敢緘默

謹題

景泰元年七月二十日

題爲乞　恩事該錦衣衛指揮使劉源等題據署

所鎭撫事總旗閻肅呈稱署事年久乞爲奏請

受職等因題奉

聖旨與他實授所鎭撫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先

該錦衣衛署所鎭撫百戶所事總旗李忠閻肅

等俱奏前因正統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該通

政司官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不准再來打攪不饒還着科裏記着

欽此欽遵今照閻肅明知前項

旨意不准受職却乃隱匿朦朧希求實授合當拿送

法司問罪革職以警其餘緣有前項題奉

欽依事理伏望

聖裁及照指揮使劉源等不行明白查勘輙便信憑

閻肅呈文扶同具奏亦合拿問再照李忠閻肅

等先前具奏通該四十名合無兵部查理奏

請定奪庶免閙風倣傚謹題

景泰元年七月初八日

題爲公議事景泰元年八月十二日早朝退後有
侯伯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石亨王直胡濙等
於午門前群立聚看揭帖一箇看畢有言是
朝廷大事當封進者有言不必封進者言畢散去
臣等切惟在朝言朝載諸禮經公事公言昭在
史冊今各官所看揭帖旣稱係
朝廷大事所關又非告言人罪及已將入内府不
當隱匿所據前項揭帖今當追出進呈臣等職
居言路豈容緘默謹題
景泰元年八月十二日

題爲禁約事照得長安左右門外東西朝房係是
各衙門官員待漏候朝之所切近禁垣至爲嚴
密四方萬國之人朝　覲會同出入金門觀瞻
所係近訪得有吏典人等將帶家小在內安下
損壞墻壁者有縱容街市諸色人等在于廊房
羅列買賣喧閙作踐者甚至縱容無知小人彈
詞課命妄談禍福全無忌憚者若不禁約非惟
禮法有乖實爲觀瞻不便乞
勑錦衣衛督令兵馬司官嚴加禁約差人巡視如有
仍襲舊弊作踐損壞及喧閙洇瀆者拿送法司

究治庶幾公廨無損壞之虞門禁有肅清之日

謹題

景泰元年八月十八日

題爲薦舉事臣等欽奉　令諭　詔書及節次

旨意申明薦舉將臣事除欽遵外照得先該鎮守寧

夏總兵等官張叅都御史韓福都指揮熊震等

連名奏保寧夏衛支俸管操署指揮使王勛在

任三年蒞政公勤謀畧超異弓馬慣熟讀書明

理善撫士卒堪以任用乞實授署職等因各題

未蒙准理今臣等訪得王勛委有前項謀勇允

如各官所奏乞

勑兵部合無將王勛照例行取前來試驗擢用惟復

量陞署職仍留在彼管事庶幾賢能有勸邊境

得人矣謹題

景泰元年八月　　日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五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六

吏部左侍郎諡文莊崑山葉　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陳言科舉等事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開科取士鄉試已畢會試在邇臣等

叨居言路令將合言事件開坐謹題

一件至公取士事節該欽奉

詔書科舉歲貢自景泰元年爲始依永樂年間

例行不許更改欽此欽遵照得永樂年間以

來會試取士未嘗以名數拘亦未嘗以地方論廹至宣德年間始以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南直隸蘇松常鎮淮楊等處為南卷以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隸為北卷又以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安慶鳳陽滁州和州廬州為中卷正統年間始定額數或百名或五十名

皇上詔書特下首及取士誠遵守成憲進用賢才公天下盛心也士生斯世何其幸歟前件

乞

勑該部一依永樂年間事例取士惟善是從不
拘數目多寡不論地方南北如此則舊典得
以遵行科目得以增重
一件儲養賢才事
聖朝
列聖相承一以儲才爲致治之本永樂宣德正
統年間每遇進士登科必拔其資質聰敏年
力少壯者入翰林院爲庶吉士俾之讀書學
古大其已成之才以資任用
皇上臨御尤重儒術是以凡在寰中士夫莫不

感恩思奮前件乞
敕該部將明年進士照依永樂宣德間事例會
官選拔不拘地方南北送翰林院爲庶吉士
時加獎勵隆其禮遇仍命老成儒臣嚴切考
較務底成效其進士年三十歲以上學問老
成有志入選者聽其自陳亦許收錄如此則
國家無乏才之慮治道有隆盛之美
一件進士資格事伏惟
太祖高皇帝欽定進士出身資格第一甲三名
從六品正七品出身第二甲從七品出身第

三甲正八品出身其後欽除特選二甲三甲
進士不拘品秩陞授要職者俱有成例近年
在外知州同知並於監生內除授進士止於
第三甲除知縣切知州同知知縣俱係親民
守令要職必須慎選方可得人而民受其惠
看得近年進士除知縣者其得人十常八九
惟知州同知未聞以進士除授似有未當前
件乞
勑該部今後進士除授除京官有缺照例補員
外其在外員缺監生除授不敷將第二甲除

知州同知第三甲除知縣仍令所司俟明年
會試臨期奏請增廣解額多取進士以備擢
用如此內外得以均重守令可以得人

一件隨材用人事　朝廷設國子監以教育天
下英才爲監生者皆以賓興鄉薦而來作養
既久或發身甲科或貢次選用豪傑之士往
往不乏近年以來大廷魁選多出國學育材
之效昭然可見然其間貢次入選監生必待
在監近八九年方得分撥各衙門歷事滿日
除授在京或給事中御史主事在外或府同

知知州等職所用甚不輕也訪得在監肄業
及各衙門歷事聽選監生其間資次將到年
月將及誠恐一時不利中在副榜所司又不
准告俯就教職自負其材不敢入試者甚多
查前項監生若令一槩授以教職不惟虛其
坐監年月之久抑其抱負涵養之氣而亦未
免有滄海遺珠之嘆前件乞
勑該部今後在監肄業及各衙門歷事聽選監
生入試如中過副榜除願授職者聽其不願
者許其自陳或仍舊在監肄業或仍舊歷事

聽選則任官得以不枉其才人材得以各遂

其志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題爲軍政事查得洪熈元年正月十五日欽奉

詔書自洪武至永樂年間有充軍擺站等項後因舉

保復起爲官或見任或在任病故或以理去官皆

免其戸下子孫補役見任年七十之上筋力衰憊

者亦許引年致仕開其軍伍欽此欽遵訪得前項

人員或因子孫貧弱不能告理或因所司刁蹬

不與除豁其子孫至今充軍不缺切詳此等官

員先雖爲事充軍後蒙舉保復用必其罪有可
矜而才有可用也既蒙錄用而子孫仍舊充軍
補役實爲可憫又有先因爲事充軍後因改調
歸併等項編發別衛其原衛未曾開豁仍復勾
丁補役所司明知一戶兩處清勾因見事干軍
伍不敢代爲分豁以致重復勾提徒勞無益况
且文移不能杜絕官府被其攪擾深爲未便乞
勑該部行移各處如有爲事官員後因舉保復用子
孫仍前充軍者許赴巡按清軍御史處陳告行
仰有司着令該管里老親隣人等明白體勘果

無虛冐申詳兵部轉行該衛照依先奉
詔書事例即與開豁免其子孫補役其兩衛勾補者
亦與體勘分豁則　朝廷有罰弗及嗣之仁
詔書有令出惟行之信謹題
景泰元年九月初八日
題爲軍務事景泰元年九月十五日奉通政司帖
文該兵部題前事節該奉
聖旨軍政之事時常清理方得人用人既年久未曾
整理如今在外見有御史等官在內各衛所亦差
御史給事中一一發清理務要原伍不缺餘丁數有

清切易為調用欽此欽遵今將推選到給事中二
員請
旨點差一員前去會同清理題
兵科給事中二員王鉉　錢澍
景泰元年九月十七日
題為舉留官員事照得本科宣德年間有都給事
中二員左右給事中二員今本科止有都給事
中一員其餘俱缺查照本科掌科事給事中蔣
性中守制起取見到本官簡靜端潔有為有守
歷任九年將滿練達老成堪以任用即今用人

之際乞

勑吏部將本官量陞前職仍復本科辦事便益謹題

景泰元年九月十八日

題爲邊情等事切照鎮守甘肅右參將都督毛忠

本以醜虜餘孽久沐

朝廷厚恩託之參裨鎮守邊境乃毛忠不圖恪忠

以報國敢行交結乎奸宄曩者賊臣喜寧敗露

本官俱罪懷奸託詞自解

皇上曲宥其死仍官其子

天地大德無以復加今者毛忠又復怙恩肆惡陰搆

外夷交通之跡既形叛逆之情難掩神人共怒
天地不容今本犯擒拏見到欲於大班劾奏謹
題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爲邊情等事嘗謂爲臣盡忠而忠者乃其職分
人臣無將而將則必正典刑天地常經古今定
理切照鎮守甘肅右叅將都督毛忠本以醜虜
餘孽久沐
朝廷厚恩付之叅裨鎮守邊境父子之光榮已極
身家之富貴罕倫乃毛忠不圖恪忠以報酬輙

敢交結乎奸宄忘恩中國則喜寧之儔類可疑
構禍外夷則也先之謀爲不軌 臣 等切詳毛忠
等上孤大德自造深愆交通之跡既形叛逆之
情難掩神人共怒中外莫容所據毛忠等俱合
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陰謀不軌之戒
謹具奏
聞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題爲軍政事先該本科題前事訪得在京軍職官
員弟男子姪空閑在家其中有素習弓馬志在
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於遊蕩

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

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詳官舍出自將家多係

應襲之數操練乃其本等況今聲息警急京師

守備爲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爲隨軍

赴敵之資亦可爲上城守備之用較之去年急

用民夫匠作人等實爲遠勝乞

勑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

男子姪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或甥婿等項

及年未及二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各從實報開

并行五城兵馬司挨門挨寛不許隱漏揑故作

變事發一體治罪挨報至日陸續送赴總督軍
務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
點選除輭弱不堪外其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
隨軍操練遇警聽候守城守門調用仍與計議
每月量與口糧庶使貧窘者樂於効力其隨軍
操練及關支口糧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 請
定奪則官舍不致閑曠緊急不至乏人具題景
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續該兵部議擬目今邊務方殷
緊關用人之際合無准擬取勘等因已經奏

准通行去後續又該兵部題稱在京各衛所取勘止報到弟男子姪九百二十名送營操練中間有不全開報者有止報委官職名無人送到者况在京七十六衛所額設并帶俸官員不下數十餘萬其家下人丁奚啻數萬如遇承襲職事其無親男者多將堂兄人等保送襲替及至選堪用之人通不及千數顯是近年以來武備懈弛人無警懼以致互相蒙蔽不行盡數報出合無再行定限取勘務要前項官舍見數清切造册連人送部斟酌選揀堪中者送營操練不堪者

退回生理幇貼軍裝等因又經奏
准通行去後續又該兵部題在京各衛其并造
到舍人册内有不開本衛見任及帯俸官員若
干者有見在數少事故數多者有止開舍人而
不開空閑事故若干者有具奏而不將文册送
部者有將人丁隱漏不報者且如羽林前衛百
戸張勝下弟男叔張貴等六丁俱各不行造報
郎今張勝雖已自首誠恐似此埋沒者多顯是
衛所官吏不以軍務為重仍前隱蔽不報再照
在京各衛見任并帯俸官動以萬計延今取勘

日久送營操練者不及二千中間情弊顯然合
行清軍御史給事中將前項舍人重別取勘造
册具奏送部以憑酌量揀選官下丁多精壯者
量取送營操練若丁少及軟弱等項聽其自在
生理幇貼軍裝其應襲舍人務要一體送操以
備日後襲替調用等因又經奏 准通行去訖
臣等切惟本科陳言止因向時警急乏人要將
官舍選用寧息之日另行定奪兵部節次擬奏
申明無非要將官舍數目明白清出不致隱瞞
待後數目清切之時斟酌揀選丁多及精壯者

量選操練其丁少輭弱等項悉聽自在生理幇
貼軍裝俱有前項節次奏 准明文通行各該
衙門備照今自行勘以來已經三月報數尚未
清切送操不及二千訪得在京官舍人等有妄
稱要將各官舍人不分多寡不論強弱盡數清
出見丁操練妨誤生理不能寧居人情洶洶似
為不甚究其所繇葢因衛所官吏不惟貪緣蒙
蔽欺公玩法又且不將
朝廷事體上司明文曉諭下人使知其意以致愚
人張皇疑慮易惑難曉 國家當行大事固於

人言未愜然卽今邊事稍寧之時正安靖人心
之日流言若此誠爲未便乞
勑兵部通查前項節次具奏
旨意明文備榜於在京各衛所及街市去處張掛曉
諭遵守不許虛傳妄說搖惑人心亦不許倚法
爲奸沮壞兵政則兵戎之大事可行愚下之流
言自息謹題
景泰元年十月初三日
題爲奏事失當事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早該
鴻臚寺序班王恕引南京左府舍人唐智齋本

正封奏　聞訖送科看得內奏一本軍職官員
事啓一本歷事監生事係是各別事情一則有
奏無啓一則有啓無奏本科雖巳收發行抄緣
事屬違式又恐所司　奉行未便恭照南京
左府掌府事駙馬都尉趙輝經歷司經歷沈孟
範封章上陳誠敬何在有事啓而不奏甚失尊
君之禮若不明正其罪無以警戒將來乞
勑南京都察院行提趙輝沈孟範問罪如律以警將
來謹題
景泰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題爲風憲失職等事該寧夏叅賛軍務右僉都御
史韓福題遵奉建言事理體訪到總兵官都督
同知張泰無謀無勇等情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近又該韓福具題前情該兵
部官節次欽奉
聖旨韓福與張泰在邊未聞協和効力行事却常互
相矛盾攪擾
朝廷巳有勑切責他去了欽此查得先該張泰奏
太監來福都御史韓福都指揮熊震等朋今誣
陷及來福家人指揮福海馮友才等賄賂相通

等情該兵部官看詳覆奏拏問奉
聖旨來福張泰命充鎮守總兵自合協和行事却乃
循私互相矛盾韓福職居臺憲不能正巳如何正
人罪本難恕念他守邊且姑容不問便寫勑去切
責令後再不遵守法度協同行事都不饒福海馮
友才着巡按御史拿問明白照例發落干碍熊震
周英奏處置欽此欽遵此誠
皇上軫念邊方天地之德洞燭奸獘日月之明法度
幸甚今該韓福累題前因臣等參照韓福久孤
民牧託預薦章本無統馭之才曷稱激揚之任

濫保無功千戶則輕名器而厚私恩邀截伸訴
指揮則狥權豪而妨公道來福既貪婪剝下一
向交結而不言張泰既怯懦失機當時蒙蔽而
不奏後因張泰陳情舉奏不法方纔摭拾張泰
掩飾巳非况韓福係風憲大臣受任邊方叅賛
自鎭守以下官員大小一應事務凡諸糾奏㒷
革俱係職分當為却言為有建言事理遵奉體
訪將使無建言事理則體訪之不聞使非張泰
舉奏亦摭拾之未暇且其所奏全無指陳實跡
止是虛飾繁文自矜廉能自叙履歷宥免斧越

則字義莫辯豈盛任使則文理不通孫吳張譏之援引無稽虎噬螳襯之聲牙難讀敢違直言簡易之律甚非臣子告君之言似此庸才實難長憲臣等又聞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臣不和兵家所忌今者黠虜之狡譎未已寧夏實三邊要衝張泰韓福等平居守土尚爾失和萬一有警豈不壞事雖蒙

皇上勅旨切責俾之自新誠恐各官不務改悛愈加相忌況庸才如韓福者終難稱職伏望

聖明急選剛正廉能大臣一員前去寧夏代替韓福

回京拏送法司究問仍差廉幹御史一員前去
體訪韓福所奏張泰事情明白回奏定奪庶使
邊臣知戒重地無虞謹題

景泰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題爲儧運糧儲事該總兵官都督徐恭題查得遮
洋運糧南京水軍左等衛官軍正欲催船兌糧
缺官管理訪得署都指揮侯端在京操備堪以
把總運糧欲便摘委等因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本科官訪得侯端勇
力過人禦敵倭寇照例舉薦總兵官試驗得膂

力絶倫弓馬熟閑兵部議擬具奏

欽陛前職係在京緊用聽調殺賊人員今徐恭輙稱

訪保堪令把總運糧且言欲便摘委顯係專擅

不無情弊乞

勑兵部看詳奏奪庶任用得宜奸弊不作謹題

景泰元年十一月　日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七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　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求言禦寇安邊事照得近該兵部節奏北虜賊酋有復來犯邊之意臣等切惟此賊陽託和好之名陰蓄憑凌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憑凌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智者況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救寧之効未臻苗蠻猖獗於西南猺獠美兵於兩廣凡百汲汲有爲惟恐

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尚未可知然今
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
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
之耳欽惟
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
祖一志求言所頒
詔諭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苟有可稱
即見嘉納正言路大開盡言不諱之日也但言
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奉行者或知
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脩攘

之業收廓清之功副
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等
生長盛時叨聯侍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
聽而淺陋迂疎於事無補受恩思效言不迨心
夙夜憂惶罔知所措竊復自謂天下大物也兵
戎大事也民風土俗萬有不齊人情事體各有
攸宜必非單詞一力所能料理維持者若非廣
延衆論俯察輿情切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如
蒙
聖慈聽納愚言特降

王者如古虞聖所謂好察邇言如唐賢臣所謂導人使言除有　詔書事理　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不拘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堂上官文職五品以上武職三品以上并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近侍官員俱於今年十二月以裏或各具奏章或令辭連署務盡所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犯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拒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

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縣必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鎮之道何居某處關城頽廢脩守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洽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臣戎行遷謫之中何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何人可以旌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夫上干

朝廷事關廊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禆
軍政者悉聽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分
量亦異或止能區處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
其所能俾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
文仍不許遲廻顧忌及以位卑越職爲辭而退
有後言俟陸續封進羣言畢集仍乞
聖明於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諒艮實忠純者及
經筵內閣容邇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
之議擬令其勿事虛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
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己而惟求

得乎事機不必嫌其異已而惟求合乎情理言
苟不當必隱之而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
見諸行萬懇
聖斷親徹御覽重加諏難使之開陳利害所在的然
可施行者即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議不懈
初終則嘉言日進而
聖德益崇治具畢張而强寇自弭臣等之福也社稷
邊境之福也天下生靈之福也不勝幸甚再照
南京國之根本方鎮國之藩維休戚惟均安危
所係其南京各衙門并各處鎮守總督等項堂

上文武官及都布按三司正官合無行令將彼處事宜一體陳奏至日施行臣等不勝犬馬奉君尊王之誠謹題

景泰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題爲資給軍儲事切見京城角頭等處停積客貨客店塌房葢往年無事之日出於一時恩賜皆爲貴近勲戚權豪勢要之家所有究其所得客商之利以歲計之何止鉅萬加以近年客店往往容留無籍之徒或號稱管店或𠮟名小脚倚恃權豪虛張聲勢於京城內外遠近去處邀截

貨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詐銀兩打死人命靡所
不爲雖曾事發治罪犯者接踵臣等切詳卽今
三邊聲息未寧軍國所需方急納馬上草開鹽
鬻爵日不暇給其前項貴近勲戚之家高爵厚
祿富貴兼備而又侵利於國貽罪於人揆之理
法實爲不可若不先爲處置不惟蠧國竭財尤
恐長奸縱惡商旅斷絶關繫非輕伏望
聖明特勑該部行令順天府將在京應有塌房除已
入官外其餘不分內外貴近勲戚所有盡數查
勘得出通行籍記在官本府正官督委整理該

得鋪錢以備軍儲急用仍行巡視御史每季稽
考收支實數如容隱獘漏訪察奏　聞庶幾過
絕豪要無厭之欲且輦轂之下兇惡不萠而實
足以資給軍儲之萬一謹題
景泰二年三月十九日
題爲不謹事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有兵部
武選清吏司主事李郁赴科於各衙門寄文書
套內取出紙封文書一角稱係內官來福題本
是郁接出抄呈施行訖封寄在此今合取繳照
得一應王府并內官本例不送科俱係各衙門

官員接出就於內府抄行隨即繳進今前本係
是景泰元年五月內接出除本官自行送繳外
參照李郁不行敬謹以致繳本稽遲合當拏問
謹題
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題爲邊將不忠事該鎮守延綏右都督王禎題有
母周氏在於陝西城內欲暫行省親等因欽奉
聖旨他守邊怎麽要省親不准欽此參照王禎官居
王帥素負狠愎之名職守邊方未著廓清之績
頃緣西賊入境偶有犬馬微勞

皇上既爵之以正位都垣復錫之銀兩綵幣爲王禎
者自合益勵臣節圖報國恩乃驕心即萌私恩
是顧以賊情爲餘事視邊報如等閑其言胡虜
歸欵雍熙徵應是有欺誑諛佞之心其言指揮
等官奉公守法是有朋比交通之跡名既托於
省母且欲任其往來中間恐有别情不忠一至
於此臣等切詳即日聲息不絕且聞謀犯西邊
惟彼延綏尤爲要地當王憂臣辱之日正忘家
狥國之時王禎不正刑章邊將終無警戒乞
勑該部另選將臣一員代替王禎鎮守及行協贊軍

務副都御史馬恭將王禎拿問明白解京奏
請發落謹題
景泰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題為軍務等事該鎮守宣府都督紀廣等奏稱虜
賊近邊等因查得近該羣臣上言議遣使事節
該欽奉
聖旨朕承大統拳拳欲富國强兵以報讎雪耻思與
虜絶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虜往來非
朕本心不允所請沓爾大小文武羣臣其共計議
長策果當如何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空言圖

保身家而已欽此續該文武大臣及臣等覆奏奉
聖旨卿等但當廣議備邊禦寇復讎雪耻長策軍馬
如何可以戰無不勝糧草如何可以用無不給草
茅之士尚思獻議國家政事況國之大臣乎卿等
勉之使臣不差欽此欽遵有以知
皇上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决脩攘之大計明
興復之大義聖謨神斷出於尋常萬萬也臣等
俱以駑鈍叨忝言官不能供職盡言以致上勞
督責若猶循默自守何以少逭刑章況今邊報
沓至誠要義激不知所云今將合言事件開坐

謹題

一件飭勵將臣事頃緣多事以來軍職官員其

間多有扳自行伍或起自外藩典握重兵享

有高爵豐功偉烈未大彰聞而侯伯等官

皇上賜之宅第賜之弓馬賜之金帛衣帶賜之

誥券俾世世榮寵餘亦多准軍功陞傳及

子孫駢蕃之錫希濶之恩茂以加矣其間感

恩知報者固有而孤恩負國者亦多縱放軍

士供役私門有之委之統領剝削科斂者有

之荒淫沉湎酷虐無狀者有之甚至奔競成

風趨諂勢要不顧兵戎大事忿爭失和肆為
恇怯之言摧沮三軍之氣保身家之富貴幸
朝廷之講和近日保傳等官胡淡王直等所言
今日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及郎今
邊防未盡脩舉等語要皆切中時病誠非過
論比者各官累犯
皇上至仁並從寛貸誠恐各官知有
朝廷之恩不知有　朝廷之威凡事循常全無
警懼若不痛加戒飭何以望其克集大勲書
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兵法亦

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此之謂也

伏望

聖慈一如上項節文

聖諭請

勑總督總兵及各營大小頭目諭以

國家今日用兵甚非得已蓋緣逆賊背德渝盟

逼近邊境以故不恃講和按兵秣馬以報大

讐雪國恥爲急務爲將臣者務須上體

聖情下恤軍士勿惑和議勿圖苟安不可有遷

延中已之思玩歲愒日之念毋蹈前轍毋貽

後悔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有功者賞不
吝於褒嘉無功者罰必嚴於誅戮其總督大
臣亦須盡心力以開導之積誠意以感動之
調合衆情振作士氣如有不悛仍前倣効及
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許其同列互相簡
舉總督大臣指實劾奏許六科十三道官風
聞糾劾審覆是實輕則降調重則誅戮則人
心曉然皆知
皇上大計已決大義愈明恩威並行不事姑息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逆賊不足平也

一件停埋軍務事聞之軍馬用事周賴武臣以
宣力必資文臣以督理是以
國家行師必先總督其次叅賛紀功叅賛者籌
畫之轄紀功者賞罰之司誠不可或缺也况
達賊侵犯雲集烏散去來無方不可測料而
軍馬之行或分一枝或當一面故總督可以
一人而叅賛紀功不可以一人必位望隆重
識達軍旅者然後可充其選而又預備多人
庶幾臨特足用又文臣本皆書生類多闇於
武事或者身不慣鞍馬目不識旗幟一旦臨

期奏

請差遣猝然受命鮮不僨事孫祥趙麟前鑒未

遠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備豫不

虞兵法亦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此之謂也伏

望

聖明特令吏部兵部於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

政司等衙門堂上官除掌印正官及年齡漸

高精力稍減者外其餘一一具名上　聞請

旨點選精力強健曉暢軍事堪以叅贊紀功者

十數員不妨本衙門職務不必先加以叅贊

等將官不必令其干預軍務止令輪流每日
朝退或一員或二員隨同總督軍務少保于
謙躬詣教場監軍操練使聞見習熟下人知
識凡諸操練事體亦得與總督總兵等官商
確裨益既不許猜嫌生事亦不許因循悞事
一或有警承
命即行俾之叅贊紀功則文武兼資而彼此得
以相成事功易立而緩急不致有誤
景泰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題為弭災防患等事伏見邇來天降災異或土星

犯上相逆行太微垣或太白晝見或日食星竊
惟災異之事雖治平之世所不能無而天人之
際象不虛發其要在於　君臣上下脩德務實
以禳之則可轉禍而爲福易危而就安也恭遇
皇上有至聖之資有孝友之德有愛物之心有撥亂
之功臨御以來累下德音恤軍恤民恒如不及
以故四方寇盜漸底削平逆虜革心奔走關下
宜可以弭災矣而上天猶若是顯示譴告者何
哉意者皇天仁愛
皇上欲益勤省躬大脩政事以圖天下之治使

皇上神功聖德必至於極隆全盛而後已也天於
皇上可謂厚矣伏望
皇上益畏天命益謹天戒視聽言動循乎天理好惡
用舍合乎天心天叙天秩不以既叙既秩而或
怠天命天討不以既公既平而或忽聲色玩好
一無所預矣而必堅夫既絕之心服食器用悉
從乎儉矣而必防夫未形之漸黠虜雖款不就
宴安年歲雖豐不忘饑饉仍申
勑文武羣臣一遵
皇上即位之初所降　勑旨所謂庸庸保位緘默不

言請託公行希求遷敘朘掊下人以圖奉獻貪墨無厭以肥身家凡諸不律之事則絕之而益嚴所謂務秉公廉恪勤乃職治民者悉心愛民治軍者悉心愛軍司銓選者量材授任務出至公理刑名者原情定罪俾歸至當居言路而利害並陳職風憲而激揚兼舉凡諸當爲之事則勉之而益力洗心滌慮循名責實以共濟艱難以開召太平以成修輔之功庶幾慰荅天意迓承天眷禎祥之兆與殃咎之應熄矣臣叨居言路義不容默今者不敢遠稽泛論煩瀆

聖聰謹直述弭災防患十有二事以聞雖計拙言踈

無關國體不足以應天變然而裨補消復或冀

少効萬一惟宥其狂直矜其愚衷特

勑各該衙門詳度可否施行不勝幸甚謹題

一為治以節用愛人為本今山西幷北直隷府

分人民十分艱難乞令戶部於一應催徵差

役等項悉遵節次

詔書內事理務須着實分豁停免少結疲民之

心免致流亡之極仍行計議在京在外凡百

無益冗費用度合行減省事宜會官看詳允

當奏　請施行以足國用以紓民力
一朝廷備禦急務撫養軍士爲先雖是累蒙
恩賜尤當加意顧恤况今逆虜臨邊防秋緊要乞
命兵部通查各處緊要邊關照依往年事例選差
廉幹給事中御史分投齎
勑前去就彼官司所有銀兩布疋量與賞賚唱名
給散務行實惠俾其置辦軍裝樂於効力就
行戒諭守臣將帥御兵之法常須嚴整毋令
驕惰如有不堪其任貳害軍妨事者許差官
跡實察封以

聞輕則切責督勵重則更易其人

一在京各衛軍匠見在各監局上工者多係身力壯健堪備征操亦曾連名自奏情願征操者見今營造不急工程已蒙停罷乞令該部行移各衛通查實數除成造軍器及內官監見造戰車者外其餘暫送操練防秋備冬俟後再行定奪則人得實用糧不虛費

一遇災恤刑自古皆然近者在京獄囚已蒙審錄乞令法司計議矜疑條件分投差官或行移南京并各處撫按司府正官應有遠年不

結久監輕重囚犯照例會審發落重刑奏
聞區處以召和氣
一廣東廣西四川貴州湖廣浙江福建等處賊
情惟廣西貴州未見寧息其餘多巳克平其
先差殺賊守禦文武官員乞令兵部酌留大
臣威望素立一方懾伏者在彼嚴兵自守鎮
靜防奸其餘悉令回京以寬轉餉之勞以安
反側之心以銷鋒鏑之慘
一京城迤南沿河一帶白晝昏夜盜賊騎馬持
仗搶奪財物甚至殺傷人命聞多上下輪班

操軍威朗說操備艱難問要盤纏或賭爲強
盗恣肆猖獗盗在衛所起行之時地方已受
其害久矣乞令錦衣衛巡捕官兵用心緝捕
及令法司行移各按察司及巡河御史榜諭
禁治務使強暴斂跡地方獲安
一多事以來各處司府州縣衛所官員如浙江
都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等皆平日號稱謀勇
廉能官員一旦禦寇歿於王事旌褒未加恩
典尚缺乞令吏部兵部通行各處司府州縣
衛所及殺賊守禦官處查問但有前項官員

如果奮身遇害不係退縮悞事即便從公保勘申聞褒恤武照知府知縣張玦鄧顒等事例贈祭甄錄以慰死者之靈以爲生者之勸

一比年官員有因詿誤中傷或因公獲罪見在行伍遷謫之中情罪可矜材堪任用如寺丞羅綺知州傳霖之類乞令吏部查理開奏量與復官以申淹滯

一獄訟繁興甚而累死無罪怨氣動天今之越訴誣告者有本等律條其不許告許不干已事等項着有侍郎周忱等建言事例不許告

言及受理赦前事者有景泰元年八月十九

日詔書乞令法司通查前項事理申明禁

約曉諭通行遵守庶使愚頑不犯良善不寃

一恩患預防保民首務往年

朝廷曾令各處撫按司府州縣正官儲積穀石

乘今豐熟之時必須用心整理照數稽考毋

致侵盗隨宜設法勸借儲蓄務在倉廪充盈

凶荒有備

一浙江等布政司賊人生發去處多有捕獲賊

從監候奏報處决者中間豈無困於饑寒迫

於豪強脅從之人哀矜勿喜古語具在合
法司行各處撫按三司官但有前項賊囚公
同研審訪察里鄰人等如平日不係暴惡及
不係對敵擒獲情有可疑者明白聲說類奏
酌量情犯或遷配遠方或發充邊軍庶不致
濫及無辜致干天和
一通州以南一帶河道并徐呂二洪凡軍儲國
用朝覲會同番夷貢獻官民商旅往來必繇
之路關繫非小近聞水溢灘淺難行其徐呂
二洪尤甚蓋因黃河改竭水失故道乞令該

衙門會同計議疏濬長策務使水道通行仰
給不誤
景泰二年六月十六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節該欽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務要剛直明辨選用欽此欽遵先
該欽奉
太上皇帝聖旨今後給事中選揀行止端莊人物豐
偉語言正當才識優長的除授欽此欽遵照得本
科除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外額設給事中十
員今照給事中蔣性中豊慶劉斌錢澍等俱各

陞除守制養病等項去訖谷茂公差未回及照
給事中劉清見在貴州參賛軍務累該靖遠伯
等官王驥等奏保陞用近該兵部覆奏節該奉
聖旨劉清既有功待他回京陞用欽此除欽遵外所
據前項員缺俱未銓補乞
勑吏部於各衙門觀政進士內照例選揀除授前來
辦事便益謹題
景泰二年八月初五日
題為失體徼恩事該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李純
題稱先因有功業陞從二品俸有虧其功乞論

功定議爲此激切等因開坐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臣等嘗謂宣力効勞者人
臣之職分目耻貪榮者小人之私心切照李純
本以非才叨典風紀論其守職則豊功未立求
其律巳則清譽未彰爲
朝廷之大臣當廵撫之重寄殺賊禦邊皆其責任
縱有分寸補報亦係職分當爲且前年遼東失
機純亦不能無罪
朝廷不加譴罰又復陞其俸給恩德如此恬不知
感罔思蓋愆悔罪乃敢覬寵僥恩又況自陳功

交希求遷叙中人之所不爲純安然爲之壞廉
耻之風失大臣之體要君罔上情罪難容不學
無術有玷臺憲所據李純合當拏問謹題
景泰二年八月　　日

西垣奏草卷七

葉文莊公兩垣奏草卷八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陳言勤政事臣聞昔皐陶陳謨于帝其言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以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其多至萬是欲其君以勤率下以逸爲戒也鄭子產云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誠以一日之内服勞有時亦遠疾之道也而宋儒程頤告其君以輔養之道亦以

爲人主一日之中多接賢士大夫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而又以爲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合而觀之則勤政其君道之先務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隆斯道午朝視政厥有常制圖治之効具見成績

皇上中興運啓躬攬萬幾覆載之間四海之内凡有血氣者莫不延頸傾耳想望太平二年于兹今者夷蠻醜類將悉嚮風大綱小紀日以恢廓而

皇上體道謙冲不自滿假方且宵旰求賢昧爽視朝勤講讀之功以緝熈聖學來忠讜之言以裨益

聖治顯顯乾乾日謹一日此誠宗社之福臣民
之幸也緣今天氣清涼
聖體優裕臣愚欲乞
皇上特　勑各該衙門查按
祖宗午朝故事奏　請舉行則天下幸甚謹題
景泰二年八月十五日
題爲玩法方命等事該右都督田禮奏稱原在貴
州等處殺賊不期都御史王來無故將伊具奏
蒙取回背職緣今精健乞仍聽調殺賊等因奏
聖旨兵部知道着操練聽調欽此照得本官先蒙差

往雲南等處殺賊克右副總兵無功有罪人所
共知後調貴州領軍致被都御史王來奏伊昏
憒不立難稱任使該兵部議擬合將田禮取回
令嫡親男兒替職奏奉
聖旨是欽此及至本官回京不行遵
旨送替乃仍稱副總兵名目奏稱殺賊之日斬殺百
戶朱原未審總督總兵官有無節制於軍法制
命有無相應及曾否攻破寨柵殺敗賊衆查本
官總兵殺賊訖無成功係都御史王來具奏兵
部覆奏取回替職人數今又延緩日久方行具

題前因中間恐有别情宜從抄出叅查奏　請

施行該兵部叅照田禮係干擅殺人命合行靖

遠伯王驥處查勘回奏仍行田禮將嫡親兒男

保送替職不許覬覦任事虛糜廪祿有乖清議

等因奏奉

聖旨是欽此令本官又復不行遵依

勑旨隨即替職却又具奏前因臣等嘗謂莫嚴於國

法而犯法無忌者難容莫重於君命而逆命不

行者必罪况中興啓運之日正下人聽令之時

切照田禮奔競小人關茸無狀驟遷都督旣不

顯於軍功幸貳正垣亦倖徼乎恩典令者公然
廢格累次
詔旨又復隱匿前項情詞謂君命不足行國法不足
畏似此不道何以復加若不明正典刑以爲後
來之戒不惟小人得志實於大體有乖聞風効
尤關繫不細所據田禮合當拏問謹題
景泰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題爲事例事該都察院題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鄭韶題據宣府百戶金良報說有褰垣王帶領
教授白玉校尉徐玉等七員名到驛駐馬臣訪

得王原係自行赴京不曾恭奉命起取縱有機密

重事止許實封馳奏却乃擅離邊城臣切見宣

府迤東長安嶺麻峪等口路通外境最係險要

處所誠恐沿途不測有悞大事再照王不遵

祖訓故違禁例不奉

勅旨擅自赴京其大同鎮守總兵官郭登等不行勸

阻輙便放出俱合問罪緣係郡王及鎮守邊將

伏乞

聖裁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該刑科恭看得御史鄭都將

襄垣王叅要問罪未審應否宜從抄出查宽施
行除襄垣王擅自出城赴京及定襄伯郭登等
不行阻當緣繇另行叅奏外切照監察御史乃
朝廷耳目之職在內在外自合知無不言出巡一
方軍機民情無不干預王國邊務皆係關防一
人之精神有限庶事俱允當實難若少有公過
輒便舉問不惟下無全才抑且沮礙風憲今御
史鄭郜叅稱襄垣王不遵
祖訓要行問罪雖是詞語過當但鄭郜之心正知有
朝廷不知有　王國合無照依常例將鄭郜前項

差悮緣繇年終類奏取自
上裁及今後御史叅奏不公不法事情遇此差悮不
分本院并各部抄行俱照例年終類本奏
請定奪等因景泰二年九月十六日左都御史王文
等具題
聖旨是欽此除將御史鄭部所犯難照年終類奏事
例緣繇另行具題奉
欽依待回刑部拏問外所據叅稱要將御史今後叅
奏一應事情遇此差悮不分本院并各部抄行
俱照例年終類奏一節臣等切惟

朝廷建置六科職掌封駁章奏舉正欺蔽凡一應
大小衙門官員軍民人等奏題本內如有漏寫
年月差錯字樣水墨跡污僉書不謹等項事理
輕者於原本後叅出各該衙門通抄案候年終
類奏發落其有不遵禁令干係政體事有規避
於法違礙事理重者除另行奏 請外其餘亦
俱於原本後叅出各衙門抄出叅詳明白通行
覆奏恩威予奪取自
上裁盖自
祖宗以來至於今日各該衙門叅詳覆奏常行舊例

無敢輕擅改更廢棄職掌今議前因合無今後
叅出御史奏題本內違錯緣繇除事理輕者年
終類奏外其事理重者合無仍照舊例各該衙
門抄出叅詳覆奏取自
上裁惟復不必照依舊例不分事理輕重一槩叅出
年終類奏謹題
景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題為糾劾事嘗謂罪莫大於欺罔而大臣欺罔者
罪不容誅法莫嚴於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
輕貸舊章具在重典必加切照戸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清要尚書學士官品極其崇高内閣經筵責任最爲深重豐敎法醖日給大官製帯襲衣疊出内帑五朝作養百辟具贍恩封上及其祖宗葬祭下臨於繼室儒臣遭際之幸又孰有過於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靦顔厚貌全無補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强之志豪横鄉曲即吞併其墳山暴虐貧寒敢强占其田地李遇乃奔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爲訴寃李武本激變元兇以伊婿之兄而曲爲營救傳致平人於土豪事例恣逞

邑威權擅鄉民以人命重情熒惑

上聽周鐸執法不屈反羅織以爲奸王豪勘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欺罔之罪莫逃塵瀆再三怙終之惡已著雖

皇上寬仁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茂視風憲實則愚矣

朝廷臣等切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當內相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已巧言乃連章而不厭昧

主憂臣辱之義舍忘家徇國之心謂天可欺謂人可

侮謂

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是致

九重頻厭萬口沸騰盖孔子之不信宰予知言行之

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奸詐之難容伏望

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彰

祖訓大正邦刑將陳循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

臣欺罔怙終之戒緣係京官未敢擅便臣等於

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大班劾奏謹題

景泰三年十月十四日

題爲方命不法事該巡按福建御史邢宥題稱卷

照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同知秦敏劾䝉

朝廷故違

上命不將都司印信付與都指揮僉事王勝掌管誠恐遇有警急不服遣調合當拏問等因及該秦敏題稱王勝係是曾經失機官員及有礙品級

等因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近該兵部題為舉廉撫軍事參照福建尚寶監右監丞戴細保奏稱都指揮秦敏捕賊之時推病躲避回家偷安㪅平之後却稱病痊赴司掌印令明知王勝欽進

在司掌印故不遵依將印信銅牌佔覇在㕥欺
慢不忠要乞提問一節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
廵按御史將秦敏拏問發落惟復行令王勝照
依先奉
欽依專一在司掌印不許別項差遣秦敏協同在司
管事將印信等件俱交與王勝收掌不許仍前
故違占恡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雖奉　欽依永蒙定奪令誤前因
臣等查得王勝係福建廵按淸軍御史及布按
二司官員及鎭守內臣累次連章合辭奏稱福

建有司耆老旗軍人民衆論僉同舉保本官廉
潔公平軍民愛戴要令專一在司管事兵部已
經三次參詳奏准王勝掌印管事公議已定
聖旨已行秦敏乃敢忌嫉廉能廢格
命令不知　朝廷用人惟賢是任自有斟酌權宜乃
妄自拘執失機品級之說再三偏强跋扈煩凟
聖聽若不急加重典切恐貽患方來誠有如御史邢
宥之所言者乞
勑法司差人將秦敏擒拏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其餘
其王勝仍照節次

欽依事理掌印管事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懼任用
公當而軍民被福謹題
景泰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近該都督孫安都指揮王林等
奏兵部議擬要將開平等處比先被賊驚散官
軍家小人口在京寄住者盡數發回原衛完住
緣今正係霜雪嚴沍墮指裂膚時月前項人口
訪得中多老幼人數啼飢號寒扶老携幼不能
前去良可矜憫又況彼處地方房屋屯堡尚未
修復郎日地凍天寒難於措手若使一槩驅追

前去不惟逃竄無益實恐死亡相籍臣等切詳
孫安王林等所奏兵部所議擬皆爲國至計然
竊聞之邊務緊關固不可行姑息之政而下情
艱苦亦不可無體恤之心伏望
聖慈憐憫特
勑兵部將前項人口除巳行外其餘合無止令正軍
當房前去剩下老幼暫侯春暖起行惟復俱令
暫侯春和隨即起行再不許托故稽延誤事以
致邊境缺人庶使下無怨嗟事克濟利謹題
景泰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題爲糾劾事該德勝門奉御阮允等題稱景泰三
年十一月初八日早操備軍馬出門踏死人馬
又該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
石亨等題稱前因要行查問守門官軍等因節
該欽奉
聖旨着六科看欽此欽遵參照于謙石亨幷安遠侯
柳溥都督都指揮等官衛頴等平日不體
聖心怠廢兵政號令不嚴隊伍不整以致軍無次序
傷害人馬數多尚不啓巳恤人乃敢支吾糸奏
所擄各官俱合挐問以警將來臣等同十三道

御史於本月初九日大班劾奏謹題

景泰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掌兵戎而防奸禦侮者

國家之重務統士馬而違紀失律者刑罰之必先舊

典斯存明章罔赦切照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

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都

督都指揮等官衛穎等俱以凡陋叨際聖明或

先文武之班而身居高位或席父祖之廕而手

握重兵恩寵極其優崇責任至爲重大指麾得

失三軍之生死所關訓練乖宜四海之安危是

緊爲各官者所當殫智畢慮仰副
聖心奈何襲故循常致妨軍政保身家之富貴幸夷
虜之請和寬縱部役而士卒並多買閑奉承勢
要而官旗遂供私役號令不嚴則坐作進退之
無法隊伍不整則前後左右之未明次序全無
紀律何在昨者德勝門外羆死人馬數多虧損
軍容非特有乖於淸議摧沮士氣豈惟貽笑於
外方尚不咎已恤人乃敢支吾恭奏推原情實
罪將奚歸臣等切詳當復讐雪恥之秋正厲兵
講武之日各官平居無事尚爾調度乖方設遇

係關豈不退邇債事若非痛加懲戒何以克忿
大勲所據各官俱合查究拏送法司明正其罪
以爲後來之警戒謹奏
景泰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題爲申明
祖宗成憲事伏覩
宣宗章皇帝臨御之日欽准兵部議擬軍政條例頒
布中外永爲遵守迄者
皇上復從兵部申明奏請通行淸軍御史等官一依
軍政條例行事此誠

聖朝良法美意行之久遠而無弊所謂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查得條例內開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
充生員起解兵部奏　請翰林院考試如有成
効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効仍發充軍
聖朝立法刱例夫豈無自而然盖在
太祖高皇帝之時有生員陳質
宣宗章皇帝太上皇帝以來有生員李宗侃沈律張
珩等俱蒙
列聖體念賢才考試作養底于有成其後多登科目
布列仕途爲國効用由此觀之

宣宗章皇帝之與
皇上所行皆所以仰法
祖宗成憲甚盛德也頃正統十三年間始有生員翟
麟亦援前例蒙發補役不曾考試然亦止是一
時一人事例其自
太祖高皇帝以來事例及軍政條例昭然可考至今
奉行近該江西吉安府生員郭源奏乞照依
太祖高皇帝旨意并軍政條例考試兵部因查翟麟
事例擬奏定奪蒙令補當軍役臣等欲乞
聖明仍照

列聖以來各生考試過已行事例及軍政條例見行
事理將本生勘實送考定奪庶使成憲遵行賢
材振勵謹題
景泰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爲申明
祖宗成憲事該本科題前事乞仍照
聖朝列聖以來故軍戶下止有一丁充生員考試過
已行事例及軍政條例見行事理將生員郭源
勘實送考定奪題奉
聖旨巳着他補役了罷欽此欽遵

聖斷外臣竊恐所司今後遇有此等生員又以郭源
爲例查照擬奏不惟阻賢材感奮之心抑且負
朝廷繼述之意合無今後遇有此等生員仍照
欽准見行軍政條例施行庶全事體謹題
景泰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題爲固本安人事該南京兵吏戸禮工等部通政
司并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并刑科等科山西等
道各題奏稱靖遠伯王驥所言將南京先年分
調北京官軍存留起發事體不便等因查得先
該王驥題要行取勘起留前項官軍兵部議擬

奏　准依擬施行續該太監袁誠等奏稱前項
官軍難以起取兵部又經議擬奏
准仍行查照起發去後今該前因臣等切詳前項官
軍數萬在南京三十餘年不得實用者盖因往
年在彼典兵任事之人因循怠廢以致如斯王
驥憤其奸頑曠逸乃欲量爲存留餘送赴京操
練其意本亦爲國但安土重遷者人之常情而
固本安人尤國之大計況南京根本重地所當
益兵練士鎮靜防奸不宜勤衆勞人招怨起釁
今各官所奏或言悲號滿耳愁歎盈途或言災

異屢形當添守備或言脫有奸細孰與守禦大
意皆言南京之兵不應起發事体非便交章僉
奏情詞懇切緣今有事之日凡事當合衆情伏
望
聖明特 勑兵部行令南京戶兵二部都察院各委
堂上官一員躬親督理仍行選委公廉幹濟御
史一員郎中二員分投公同着令兵馬司官拼
門隣佑人等將前項官軍從實勘明的確數目
到官除丁少役占及丁多之家量留供貼其餘
悉送南京總督守備官處操練聽調如有仍前

遊手生事及取勘之時作弊隱漏者事發遣邊
衛充軍取勘官員治以重罪實爲允當臣等叨
忝言責事干大計不敢不言謹題

吏部左侍郎諡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運蔽賊情事照得年來閩浙貴廣等處往往賊盜生發荼毒生靈原其所繇其未生發之初多因貪官暴吏豪猾吏胥激變而成及既生發或繇州縣官員畏懼上司罪責希望寧息不即申聞漸令滋蔓或繇經該上司畏懼干巳罪重捬匿不聞或繇領軍官員貪功好勝粉飾欺誑

勑奏捷諱言賊情且如往年福建盜發御史三司等官汪澄等推稱先前經該官員失於聞奏近者貴州廣西賊情貴州奏而廣西不奏福建强賊堯劫陳寺正家六科訪奏而福建不奏雖以悉舉顯是各官不恤大計推托隱瞞以致賊情輕重緩急

朝廷不聞養成禍患日甚日深不得銷弭自非

皇上中興撫運德威神武所及則殃民害衆將不止如今日已也臣等切惟壅蔽爲患自昔皆然况在賊情尤當深慮已往者既無所及方來者不

可不防臣等欲乞

聖明特　勅兵部通行各處司府州縣及總兵鎮守領軍殺賊撫按官處今後一應大小賊情但係白晝持仗劫掠結聚爲非及妖書妖言疑人惑衆者即時一面申達合干上司相機督捕不許聽從上司沮匿一面隨即各另具奏以憑酌量緩急輕重照詳處置不許似前互相蒙蔽隱匿情詞以致醖釀禍患貽患多人如違許諸人奏告事發聽各該衙門一體叅奏拿問治以重罪

臣等職當言路慮患所及不敢不言謹題

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題爲薦舉事伏覩

皇上輔政之初令諭群臣玉音有曰人臣爲國莫先

於輸忠薦士大哉言乎臣聞太學者賢士所關

教化之本也祭酒司業乃師儒首任必經術德

義皆可師法者斯足以當之非如有司百執事

可以因偏長而用之也切見南京大理寺卿薛

瑄窮性理之學篤踐履之功山東按察司副使

彭勗經明行脩卓有模範監察御史致仕孫鼎

累典學政不愧師道頃緣微痾即欲歸養有惇

行孝悌之實有難進易退之風今兩京國子監
堂上官並係缺員而瑄等皆允稱厥職臣又聞
朝廷官人之法貴乎用當其材惟用當其材斯動
有成効臣愚欲乞
聖明特　勅吏部看詳臣言如果不妄則乞於內推
選二員或仍原職或量改陞管理監事必能陶
成士類振作士風上副
宸衷下慊輿論臣猥以庸愚職在獻納知賢不舉是
謂不忠謹題
景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題爲軍務事該右都督張軏等題稱欽命指揮王

琦管領寶纛龍旗什物并取吹手官軍楊澤等

一處差操緣各營官軍永樂年間以來俱係各

司把總官員照舊分管其楊澤等原係三千下

人數今王琦奏要一概掌管乞查例定奪等因

奉

聖旨王琦二次着他管寶纛龍旗張軏累奏不與他

管似此抗拒君命六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

等參照張軏等俱係管軍頭目官非御史職非

諫諍其所管營分官軍節次

聖旨着令王琦管領自合遵依
聖斷乃抗拒君命引例執奏不與管領原其情犯罪
實難容臣等另行具題糾奏外再照寶纛龍旗
哱囉喇叭冲金香爐等項并傳令吹手等項官
軍俱係
皇上乘輿出入隨護禁兵
祖宗以來至爲重事必係腹心勳戚重臣方行委托
今寶纛龍旗官軍除已遵依
聖斷聽令王琦提督外合無仍聽三千營管事頭目
重臣照舊總轄調度操練聽用務須協力同心

肅淸禁衛不許彼此矛盾爭張事體臣等職居

言路事干禁兵不敢緘默謹題

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　朝廷以

命令爲重而拒

命者律有常條臣子以

君父爲尊而慢

君者國無輕典情詞旣具糾正宜加切照右都督張

軏孫鏜楊俊本非統馭之才俱受兵戎之寄

國恩未報曾少致夫纖毫

上命旣行乃敢違而至再過犯雷霆之怒敢干斧鉞之誅實蕭龍旗等營　欽命指揮王琦管理張軏等因而抗奏致瀆
宸嚴臣等切詳張軏等鹵莽蠢愚驕矜蹇傲但知莽銜之爲尊而不知
君命之尤尊但知舊例之爲重而不知
君命之當重雖曰所典者軍務然於委曲將順之道有乖雖曰所言者職守然於從容陳說之義未盡官非御史敢持執而不移職非諫臣乃論列而不已似此冥頑之輩當行顯暴之刑所據張

軏孫鎧楊俊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緣係處
議軍職未敢擅便臣等於景泰三年正月十三
日大班劾奏謹題
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
題為查理復職事該直隸天津左衛為事指揮使
袁英奏先於正統四年襲父袁眞職事今被本
衛方原等奏稱朦朧承襲為事刑部行移兵部
查理承襲奏詞本部回稱比年被水般私文卷
失落無憑回報乞
勑兵科查理前項奏詞等因該通政司官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到科查得正統四年
月二十六日行在兵部題一本襲職事看係
官襲職緣繇既巳兵部被水般移文卷失落無
憑查理定奪今前本見在合發該部照例抄出
徑自查照施行謹題
景泰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題爲陳言災異事
陛下即位以來累頒
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
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極諫又

有云災異皆君失其德臣失其職之故又有云
今後
君臣宜正心以修德以回天意臣叨居侍近躬奉
德音有以知
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矣
尚不足以回天意而致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
歟為臣者負
陛下也
陛下何負於人哉近日以來災異洊至若大水若河
竭若赤眚若霾霧若立春日雪自後雨雪繼作

連綿不已今暮春已及而積陰不解蒙晦更甚
加之淒風嚴霜水復凍結夫雪者衆陰之極日
者衆陽之宗春又陽德亨泰萬物發生之時而
寒雪非時太陽少見凡在有識莫不凛凛臣愚
不識占驗但以爲
陛下以聖德居天位動法堯舜之治以理揆之萬萬
不宜有此蓋嘗稽諸載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
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止讒佞
也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

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
掠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
恐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
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
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曰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
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
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
朝廷不和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
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

所緣而起也雖各爲說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
微所致以象類求之如臣子欺君父妾婦乘其
夫小人害君子夷狄謀中國異端勝天道讒邪
間中正凡此皆陽不足以制陰陰勝陽下于上
之證有一于此皆不足以言治也自昔天道之
應皆繇人事動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其來有自
其應不虛非一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
推測非一時可以徵驗也臣竊論之

陛下

天之子也文武羣臣又

陛下之子也
天愛人君有所譴告於
陛下
陛下推
天之愛又從而告之羣臣正猶父之愛子不欲過其過而欲其無過爲子者可不思其過而求所以改其過乎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俊輔之職未可謂皆舉外虜兇强而吾之邊防未盡飭內盜竊發而吾之生齒未盡安卽如昨者
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豈無差訛大哉

陛下之言日月之明見藥石之至論也爲今日之計

若非博采羣言急加脩省臣恐

天意未必能回災異未必能弭而意外之虞或近在

目前或遠隔年歲豈無難言難必者乎臣觀邇

者侍臣有以災異爲刑法暴濫所致者

陛下即從其請令法司疏決重囚於是乎素有善譽

之劉璉得離刑書附勢作奸之沈誠即編戎籍

人心翕然咸服

聖斷臣以爲一人以刑法爲言

陛下從而聽之其效若此使文武羣臣人人有言

陛下從而聽之則其效又將何如也況且災異荐言
在歷代有故事在
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爲今日
弭災之急務應
天之要道莫先於此欲乞
陛下以臣章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
聖意手勑文武羣臣各加飭勵仍如先次
聖諭所謂許諸人直言極諫令其各以致災之本弭
災之術凡有益於　國家有利於軍民者爲言
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

感

陛下之仁誠樂

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稱

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於

陛下眞不負於

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臣不勝蜎忠款迫切

之至謹題

景泰三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陳言防患事我

朝自與瓦剌通好以來書辭行遣惟脫脫不花王

以君長之禮待之蓋緣其原係可汗之姪故也是則脫脫雖弱君也也先雖强臣也也先之事脫脫當如臣之事君豈可悖亂而無禮哉今者賊酋也先遣使來朝乃以逐去脫脫報知
朝廷爲名雖虜情狡詐未易識知而大義炳然有可言者向也或言兩家讎殺或云彼勝此負
朝廷以不知自處彼尚未可以窺測我也今則賊酋公然發書遣使夸辭詭說明言報知則是
朝廷旣知之矣安知不以此窺
朝廷之處置如何志滿氣驕理所必有臣竊以爲

夷夏之分雖有不同而名義同人心同也先以
殺君逆賊罪惡盈貫況加以舊讎未復乎今日
之事論者孰不日不可以起釁不可以輕動惟
是養威蓄鋭以待他日臣竊以爲事機之會間
不容髮今日之事縱未可興師問罪亦豈可略
無一言臣恐大義不復昭明大惡復何忌憚其
爲禍患難保必無且向來災異迭見春令秋冬
多兵革之應天時人事可爲寒心
陛下不可不與老臣謀士熟思而預防也至如軍馬
之操練將士之簡擇粮草之蓄積邊之守禦

陛下不可不與老臣謀士責實而早圖之職有言
責義在當言故爲披瀝於各該衙門無所施行
伏乞
陛下留中詳覽特與廟堂左右密議而審處之幸甚
謹題
景泰三月初三日
題爲勦賊爲害事該鎭守浙江都督僉事張眞奏
該浙江道問出犯人都指揮張勇王鉞等招稱
眞喚頭目說你每捕盜有好小的擄掠幾箇送
我令巡哨軍旗將處州府避賊平民潘琳妻男

潘蕃興等擄帶囘還送眞棟收爲奴及王欽擄
得良民男子阿保等在家於内又將阿保送眞
致被廵按御史奏眞故縱擄掠等情眞實不合
受留潘葉興阿保在家除將阿保送浙江布政
司轉發給親完聚及潘蕃興先蒙廵按御史給
與伊父收領外具本囘話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參照張眞職重都閫
任專守鎭不能爲國保民以稱任使乃敢作奸
逞勢以肆貪饕嘗盜賊縱横人心危急之際分
付領軍頭目索要良家子女以此　　　其㨿克

征求何止人户何有紀極及至幸

朝廷未忍加誅令其回話却又自巳輒將阿保送

布政司令其轉發給親完聚擄掠之實既明專

擅之罪愈重再照近年以來領軍殺賊官員辱

命負國此弊最多如往年福建等處征進官員殘寇

全不剪除疲民愈加搔擾子女玉帛滿載而歸

臣等劾奏各官所謂本以禦盜而同於爲盜名

爲救民而反以殃民正張眞張勇王鉞之謂

也今張勇王鉞巳發充軍實愜公論而張眞旣

蒙

聖恩寬貸尚爾專擅支吾兕眞在浙江素有巨奸宿

猾之名專爲附勢諂上之計虧公害法不止於

斯若不明正典刑此輩終無警戒伏乞

聖斷令法司將張眞拿問如律以公憲典以示將來

仍令該衙門通行各處領軍殺賊官及所在有

司軍民人等如有擄掠子女玉帛者許諸人奏

告擄掠等項一體追給貪饕官員

朝廷

祖宗之法具在必不輕貸庶使爲惡者知所悔懼而

民免受無涯之毒謹題

景泰三年三月初五日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九

題跋

先文莊公備三不朽誠

本朝第一人物所著奏疏日記及涇東水東稿諸

集

高祖衡州公

大父孝廉公先後鋟行歲久漫漶近世卒莫覩

是書國華與弟重華聯床並硯之時撫卷增

慨期於更新茲者仲弟于役武林臣心如水

庶幾無媿我

祖公餘之暇手較奏疏日記二書先付梓衆余
深幸遂集一新雅酬厥志而
先文莊公未竟之緒猶仲弟以丕振者又可務
許異日也遂題數語以識歲月時壬申孟春
上浣六世孫國華謹䟦